

《松峰说疫》对疫病发狂的论治

邱立新

(长沙市望城区人民医院 湖南 长沙 410200)

摘要:发狂为疫病急症之一。清代温病学家刘奎《松峰说疫》治疫病发狂独具特色,其经验为:狂分3种,治辨三阳经;详察脉症以断预后;辨别病位,灵活加味;善遣单方、成药;巧用外治,内外结合;识五运六气论治;制方遣药,独创新意。

关键词:松峰说疫;疫病发狂;论治

中图分类号: R749.4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3-7717(2012)12-2784-02

Analysis on the Treatment of Madness due to Epidemic Disease in Songfeng Shuoyi

QIU Li-xing

(People's Hospital of Wangcheng District in Changsha, Changsha 410200, Hunan, China)

Abstract: Madness is one symptom of epidemic disease. LIU Kui's treatment in *Songfeng Shuoyi* has seven characters: three yang meridians respectively treating three mad diseases; determining prognosis based on pulse and symptoms; modified prescriptions based on location differentiation; using single drug and patent prescriptions; skillful usage of external treatment;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; treatment based on Wuyun Liuqi; which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s.

Key words: *Songfeng Shuoyi*; madenss due to epidemic disease; treatment differentiation

清代温病学家刘奎所著《松峰说疫》^[1]论治疫病发狂善于钻研医理,汲百家之长而创新,临证主张发狂分三种,治辨三阳经,尤重阳明;详察脉症判断预后;辨别病位,灵活加味;善遣单方、成药;巧用外治,内外结合;识五运六气论治;制方遣药,独创新意。兹就其经验,分述如下。

1 狂分三种 治辨三阳经

根据“重阳则狂”及“邪入于阳则狂”之经典古训,刘奎指出瘟疫“诸经之狂,总阳盛也”。其为病有三,一是发狂,二是如狂,三是谵语,当辨三阳经施治,治重阳明。

发狂乃“阳明多气多血,阳邪入胃腑,热结不解,因而发狂。”症状表现为“妄起行,妄笑语,登高而歌,弃衣而走,逾垣上屋,呼号骂詈,不避亲疏,数日不食”,皆阳明邪热上乘心肺,故令神志昏乱,此为热极,亦即李用粹所谓“外感发狂”^[2],当峻逐火邪。发狂分三种,一是阳明经症,无胀、满、实、坚等症,惟胃火致然,当清胃火,用白虎汤、抽薪饮等泄去火邪自愈;二是阳明腑症,察其面赤咽痛,潮热噎气,五心烦热,唇肿口渴,发黄脉实,形如醉人,大便硬结或腹满而坚,有可攻等症,宜大承气、六一顺气等汤、凉膈散,消息出入下之;三是病再甚而为阳毒(疫邪犯于阳分^[3]),当斟酌施治,如铁胆饮。

如狂由于当汗不汗,或覆盖不周而不汗,致太阳之邪无从而出,热蓄在里,随经入腑,斯时又失于下,邪热久羁不泄,下焦蓄血,热结膀胱,症见少腹硬满急胀,皮见青紫筋,喜忘,如狂发狂,小便自利,大便色黑,谵妄燥渴,脉沉实结。太阳病如狂为症之轻者,宜桃仁承气汤下之。若阳明病,有蓄血而喜忘者,病之甚者,抵当汤难用,可代以承气之类,加

桃仁、红花、归尾等破血之物,或兼虚者,以玉烛散之类下之,蓄血去则病痊。

谵语轻者不论寤寐,乱言独语,如见鬼状,因胃热上乘于心,心为热冒,则神识昏乱,错妄如此,热之轻者也;重则狂语不休,骂詈喊叫,昏不识人,乃热深而发狂矣;初得之即谵语,更兼昏不识人及不能食,其病必重。谵语三阳皆有,阳明居多。谵语热毒在太阳经,出现发热头身腹痛、谵语无汗等表症,治以五瘟丹。阳明腑症谵语为燥土消烁心液,根据痞、满、胀、实等症之侧重,泄以大小承气、调胃承气汤,并酌加芍药、生地养阴凉血之品,脏阴续复,营郁外达则病瘳。若三阳传胃而发阳明腑病谵语,脏阴更加枯竭,当重滋其脏阴,泄其腑热,白英丹主之,方中大承气汤泄热,加芍药、生地、元参、麦冬、丹皮,滋阴之力更强。流水煎诸承气汤,取流通其腑之意。三阳合病谵语则综合图治,瘟疫无发表之说,宜先和解,后或寒凉或攻下,如治一人三阳合病,脉长弦,吐血升许,两胁痛,烦渴,谵语,遂投小柴胡汤去参加生地,半剂后,俟其胃实,以承气汤下之。

疫病无阴狂、惊狂。

2 详察脉症以断预后

审察脉症知病势、判断预后是疫病发狂诊治中一个重要的环节,能迅速识别险、逆、危症,指导治疗。刘奎或单独凭脉,或单独察症,或脉症合参,以断预后。单独凭脉如谵语脉和易愈,短则死;单独察症如狂乱而兼小便自遗直视,汗出辄复热,不能食,舌卷囊缩,皆难治;脉症合参如谵语身微热,脉浮大洪者生;逆冷,脉沉微弱细急者死,说明脉症相顺则生,逆之则死。

观察症状常常是一个动态的过程,刘奎根据不同阶段病势的发展判断预后,分别对待,如阳毒失汗邪传入脏,出现健乱四肢烦、狂言妄语见神鬼等危症及口如鱼口开张死症,此时不可救治;若过七日阳热过经而退,方有可救之理。

收稿日期: 2012-07-27

作者简介: 邱立新(1966-),男,湖南长沙人,主治医师,研究方向:明清著名医家内科学术经验研究。

3 辨别病位 灵活加味

刘奎临证非常重视辨别病位治疫病发狂,或辨病位所在,或辨病位变化,指出“当察其兼症与脉、与色、与声、与人之虚实”涵盖望闻问切四诊。单独辨病位又有辨一般病位、一般经络病位、复合病位、活动病位之分,一般病位如邪在表者;一般经络病位如手少阴心经痧;复合病位中普通病位如表虚里实者,经络病位如合病并病者;活动病位如过经者。辨病位变化如汗、下后。

刘奎善于根据病位不同灵活加味施治,如抽薪饮热在经络者,加连翘、花粉;在血分、大小肠者,加槐花、黄连;在阳明头面,或烦躁便实者,加石膏;在下焦,加胆草、车前;在阴分,津液少者,加二冬、生地、白芍;便结在肠,加硝黄。

4 善遣单方、成药

瘟疫发狂为急症,仓促之间难于取药,而单方、成药简便验廉,力专效宏,能迅速急救回春。刘奎于瘟疫杂症简方中专治瘟疫发狂单方十七首,另列其他单方六首,验案一则,总体来看以清热解毒安神为主,或只用单方,或施单方兼成药,重视服用方法,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:一是用动物及人部药多,动物药中鸡有鸡子清、生鸡子、鸡子壳(出过小鸡子者)、蚯蚓有蚯蚓身、蚯蚓粪,鼠有雄鼠屎,人部有人尿(童便)、人粪、人中黄等,以清热解毒之品为主。二是用重镇安神药,如珍珠末、铁粉、朱砂、寒水石,其中铁粉攻里,朱砂逐邪。三是善用水类,根据病因、病性、病机及治疗目的,治有内外,或浸入水中,或参与制剂,或辅助服药,既有纯水亦有药汤,纯水以新汲水为多,还有凉水、冷水、井水、雪水、河水、磨刀水、泡滚水,主要是取水时间、地点、温度及成分不同而功用略异,药汤有薄荷汤、浓煎甘草汤、蚯蚓生绞汁、人尿煮汁、煮芒汁、黄酒、葵汁硝蜜饮、生姜汁,汤有浓淡、制法不同之分,水汁多有清热滋养津液之功。浸入水中如治时症不得汗,发狂循河而走,公就控置水中,使禁不得出,良久出之,裹以厚被得汗而解;参与制剂如黄雪膏用大黄不拘多少,炒黄为末,雪水熬如膏;辅助服药以低温水为主,如元砂丹用冷水服。四是大量应用攻里及寒凉药,攻里有元明粉、枳实、铁粉、大黄,寒凉有苦参、胆草、靛青等。五是剂型主要为散、饮、膏、丸。六是运用吐法,如治狂走用瓜蒂末并水服一钱,取吐清其痰火即愈。七是治小儿瘟疫配合外治,如治小儿瘟疫谵语二香散和服,并用温水调涂囟门。八是主治以发狂为主,兼有发热、烦躁、结胸痛极、喘促、见鬼幻觉、大渴、发黄、舌黄诸兼症。

除单方兼成药外,单独用成药如紫金锭薄荷汤下治瘟疫烦乱发狂。

5 巧用外治 内外结合

刘奎以应用外治治疫病发狂见长,有醋熏、通风、塞鼻、握手、搭胸、按镜、点舌、针挑、针刺、刮痧、揉心下、淋浴、调涂、浸水诸法,或单一外治,或综合外治,或内外结合,或主辅并施,或长幼分治,形式多样,效如桴鼓。单一外治简便易行,如醋熏治阳狂:于病人室中,生旺火一盆,将好醋一大碗倾于火上,病人闻之即安。综合外治在时间上有同时外治、先后主后兼之分。同时外治如塞鼻、握手治谵语:麝香、黄连、朱砂各三分,班蝥一分为末枣肉为丸,银朱三分为衣,作两丸,用绢包,一塞鼻内,男左女右;一握手中,出汗即愈。方中麝香开窍,黄连清热,朱砂逐邪,班蝥以毒攻毒,枣和营卫,银朱发散,甚有至理。先后主后兼如先醋熏治阳狂,兼燥渴者入硝半斤于冷水内,用青布一块浸硝水中,取出搭胸上,布热再浸换,如得睡,汗出即愈。内外结合如揉心下合

内治治喘促狂乱:结胸喘促狂乱若热炽,地龙饮加片脑少许服,揉心下片时,自然汗出而解,不应再服,神效。主辅并施如通风辅治狂热:不可掩闭床帐,务揭开放入爽气。长幼分治如淋浴合内治治小儿谵语:桃叶三四两熬水,日五六遍浇淋之。再用雄鼠屎微烧,取二枚,研水和服。

6 识五运六气论治

气候变化有常有变,疾病发生亦有一般规律和特殊变异^[4]。刘奎主张以《内经》运气学说对疫病发狂进行论治,或知五运调换君药,或识运气相克火郁发之。瘟疫乃热毒为病,故行客运调换君药而清之,如治谵语之五瘟丹甲己年以制甘草(人中黄)为君,因甲与己合,化土之岁,土运统之,制甘草(人中黄)清脾土。丙寅丙申二年,少阴君火当降在泉,遇水运承之,降而不下,运气相克,人病在心,则为火郁而发狂,当发越之,如治君火郁为疫心与小肠受病,斑淋吐衄血,错语不眠,狂躁烦呕,一切火邪等症,用竹叶导赤散:竹叶、生地、木通、连翘、大黄、栀子、黄芩、黄连、薄荷水煎,研化五瘟丹服。薄荷宣散郁热,导赤散因其势导火下行,五瘟丹中苏叶配苦寒药清中有透,皆“火郁发之”之意。

7 制方遣药 独创新意

刘奎积临床经验制定新方,如治疫发狂,初不显寻常瘟疫应有之症,不过头微痛,身微觉拘急寒热,心腹微觉疼痛胀满。三日内抖然妄见鬼神,狂言直视,口吐涎沫,鼻中流涕,手足躁扰,奔走狂叫,脉沉紧而数,身体不热,或热与邪入阳明胃腑发狂迥异,刘奎从未见此怪证,因思暴病皆属于火,怪病皆属于痰(痰火病机则见狂躁幻觉症状^[2]),口吐涎沫,或身热,脉数,兼感表证之风邪(头微痛,身微觉拘急寒热,鼻中流涕),风火痰三者合而成症,审症求因,以意为之,先针少商穴并十指退热,后急服竹沥解疫煎祛风化痰清火解毒,一二剂神效。一时患者数人,治应手而愈。自制竹沥解疫煎:黄连、黄芩、栀子、胆草、僵蚕(泡、焙)、胆星、葵仁(去油研)、川贝(去心研)、橘红、半夏(制)、流水煎熟,和竹沥、姜汁兑服,总以竹沥为君,多则一盅,少亦半盅。此方从风、火、痰三方面着手,攻痰为主,洵为卓识,效验不凡。

刘奎既善于传承前辈医家制方遣药精旨,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博采众长,择善从之,萌发新意。如治瘟疫谵语之松峰审定五瘟丹:由制甘草(人中黄)、黄芩、黄柏、栀子、黄连、香附、苏叶、苍术、陈皮、明雄、朱砂组成,见于《万氏家传·瘟疫门》中,与《马氏瘟疫发源》书所载互有异同,其中万氏有苍、陈,马则无之;万氏香附制炒,马氏言俱不见火;万氏用雪为丸,马氏用大黄膏子;万氏不帖金,马氏则帖金;万氏服用滚白水,马氏用凉水;万氏甘草法制,马氏不法制;其余俱相同。刘奎根据自己的理解指出:甘草制之则成人中黄,大能祛疫;苍术、香附用生者,盖炒之未免有火气,不宜瘟疫;飞金重帖亦妙,以其镇静安神治谵语;用大黄膏为丸,于初感瘟疫邪尚在经者大不相宜,当仍以雪水为丸,如恐不粘,酌加生蜜;并根据病程、病性、症状制定服法:初感瘟疫者,用滚白水送,大热时冷水送,不大便时用大黄水送。细致周到,考虑入微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刘奎. 松峰说疫[M]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3:134-280.
- [2] 邱立新.《证治汇补》中有关癫狂的论治[J].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,2011,33(10):919-920.
- [3] 王孟英. 温热经纬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6:58.
- [4] 熊继柏. 内经理论精要[M]. 长沙: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3:195.